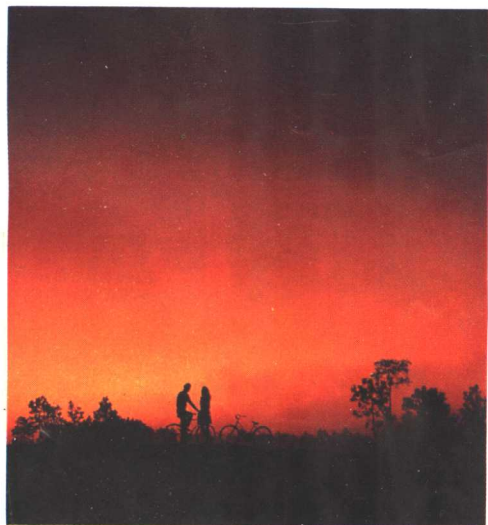


严沁 ● 经典名著系列

夏之迷惑

让您倾倒迷醉的浪漫小说



I 24.7
323
23

夏之迷惑

「香港」严沁 著

陕西旅游



(陕)新登字 012 号

夏之迷惑

严沁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陆军学院印刷厂印刷

805×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6 印张 120 千字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7-5418-0692-7/1·222

定价: 3.60 元

目 录

春之欣 (1)

夏之迷惑 (45)

秋之缠绵 (104)

冬之神秘 (141)

春 之 欣

汪漾在粉岭已住了一星期。

居住的静并没有令她的心绪平静下来，别说一星期，即使一年，十年，她也未必真能忘怀。

真的，像她那样一个出色的短跑健将，又才二十岁，前途应是未可限量，但是——突然之间，她必须停下来，不只是停，要完全退出。眼看亚运的金牌已将到了手，却又拱手让人，这种打击，恐怕没有人受得了。

她记得好清楚，医生严肃的、郑重的对她说：“你不能再跑，你必须完全地退出。”那时，她整个人都好像死了。

是，运动生命的结束，和她肉体生命的结束，她认为是相同的。

她想到去死，真的，她想死。

从十二岁开始受到培养，她心中唯一的目的是在运动场上夺标，八年的苦练，加上她天生的潜质，她已是本地最出色的田径选手。

以她的成绩，谁都知道亚运金牌已是囊中物，只

要不出意外，她是必然的冠军，她连做梦都是那光荣的一刻，但——她必须退出。

完全退出。

父亲把她送到粉岭的度假屋休养，她就住在“锦绣花园”那幢小小的屋子里，陪她的，只是个年老的女工人。

只不过一星期，她像已失去了全身的颜色，那种清瘦法是令人吃惊的。

她才二十岁，那神情却已枯萎。

想起以前每天清晨就跑步的情形，她无法令自己躺在床上，披衣而起，她离开了暂时的家。

春天的空气清新而微湿，她不能再跑步，只能沿着公路慢慢走着。

最出色的短跑健将现在只能缓缓走路，这是多大的笑话！多不可信的事实！

路上极少行人，偶然只有路过的车辆。

她叹一口气，把悲哀和绝望埋得更深。

既然命中注定她腿部肌肉有萎缩僵硬的病，为什么一早就被选出来培养成运动员呢？这玩笑未免太大，大得她受不了。

何况她才二十岁。

医生说，如果不因为八年激烈的训练，她的病不会发得这么早，也许四十岁，也许五十岁，甚至到六十岁才有这现象，但——她才二十岁。

这八年来唯一的思想和目标就这么一个，但这

一个思想和目标也在今天被夺去了，她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她真的想死。

赛跑，曾是她生命中的全部，她已失去了。

她悲哀的望着迎面缓缓跑来的一个男孩子，她永远不能像他这样，即使缓步跑也不行。

否则——她死怕连走路的能力也会消失，医生是这么认真的说过。

男孩子和她擦身而过——在背后“啧”了一声，发生了什么事吗？

她转头，看见男孩子停在那里。

其实——或者不能说男孩子，他看来已经二十八、九岁了，有一张标准的运动员脸庞——多骨而少肉，还有一对诧异的眼睛。

“你——不是汪漾？”他问。

她呆怔一下，他认得她？他们曾是同学？朋友？运动场上的伙伴？看真了，是张陌生的面孔。

“对不起，你——”

“你不会认识我，但我知道你是汪漾，”他有一丝稚气，但正直而善良，他的笑容充满朝气：“我看过你很多次的比赛，也见过你在电视上接受访问，还有——知道你很多比赛消息。我是江大伟。”

江大伟？则播完那个电视剧的男主角？

“你——也是选手？”她问。

在这种孤寂，痛苦的日子里，有个运动场上的

伙伴聊聊天是件很好的事。

“不，我是附近小学的体育老师，”大伟笑，阳光在脸上闪耀：“当然，我爱好运动。”

“附近有小学吗？”汪漾问：“我没见到。”

“就在前面，不过要转过弯进去，”他指指：“我们一起跑过去看看？”

汪漾的脸色变了，她不能再跑步了。

“不——对不起，我不去了，”她垂下头，眼中泪光闪动：“谢谢你。”

她转身，急速的离开。

也许走得太快，她的腿支持不了，她就坐倒地上。

“汪漾——”江大伟吃惊的过来，扶起她：“你怎么了，你不舒服吗？”

“不——”她咬着唇，眼泪就滴下来。

太伟这陌生的体育老师，目定口呆的望着她，她为什么哭？

过了一阵，她倔强的收干泪水，慢慢站起来。

“对不起。”她不看他，转身而去。

留给大伟的是一片疑云。

这名震一时的田径健儿，最有机会问鼎亚运会金牌的女孩子，怎么好像站立不稳？又流泪？

发生了什么事呢？

他摇摇头，快步跑回学校。

汪漾仍在公路上慢慢走着，心里是残垣一片，她

的王国已毁，她竟忍不住在陌生人面前流泪。

她知道那个什么大伟的男孩子已走开了，已看不见了，才转身，慢慢走回家。

此后，她一生的节奏都是这么慢，或者还会更慢一点，她对自己完全无能为力。

一个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人，生命还有什么意思？

她的悲剧是，生命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上。

走进家门，她觉得双腿已全然无力，跌倒地上，她徒然大哭。

她做错了些什么呢？上帝为什么这样罚她？

她相信是上帝惩罚她。

医生又替汪漾检查过，但对她的病无能为力，只能用物理治疗尽可能的医治。

所谓的医治，也只不过是使病况恶化，这种病死怕没办法医的。

汪漾担心，有一天她会双腿萎缩，再也不能走路。

想到这儿，她真是不寒而栗。

不能走路就是残废，曾是运动场上最光耀的人物变成残废，真是情何以堪？

她又沿着公路走。

在那条转弯的小路边，她看见隐在树林中的小学校舍，看见了一些孩子在上体育课。

她想起了那个江大伟。

这江大伟虽不是电视剧里的男主角，却和那男

主角一样清新、健康。

汪滢好羡慕他的健康。

她下意识的走过去，站在铁丝网外观看。

乡下学校很简陋，但那群上体育课的孩子却非常投入的踢足球。

江大伟在当裁判。

站了一阵，他看见了她，点头微笑着打招呼。

她也点点头。

她并没有离开，就一直看着那些孩子踢球，直到他们下课。

她想离开，他却热情的过来。

“进来坐坐，好吗？”他说。

年轻人的坦率是很动人的，她只想一下，就迈了进去，站在他面前。

“学校很小。”她说。

“是，但总是学校，”他笑：“除了教体育，我也教英文，数学，是全科教师。”

“哦——”

“很多人不愿到这乡下地方，很难请老师，”他耸耸肩：“所以我就一脚踢。”

“你为理想？”

“不，我可没有那么崇高，”他摇摇头：“我不介意乡下，反正总是教书，一个人，在哪儿都方便。”

“一个人？”她不明白。

“父母都不在身边，我是跟叔叔长大的，”他解

释：“叔叔跟堂哥移民外国，于是只剩下我在香港。”

“你住学校？”

“是，我以此为家，”他四周指一指：“这儿环境倒也很不错，我认为比城市好，至少在健康方面。”

“是吧！”她说：“你没有课了？”

“是。”他笑：“今天是星期六，学校放假，学生是回来踢足球。”

“住在乡下，已没有日子的观念。”她说。

“一个人来这儿练习？”

“不。”她摇头。

“休息？”

“可以算是。”她说。

“你的教练可以让你这么休息？”他很意外。

“是，教练是父亲，他——让我休息。”她说。声音有点特别。

他凝视她。

他知道她一定出了点问题。

“是不是——有些事故？”他小心的问。

“什么事故？”她扬扬头。

“受——伤？”他关心的问。

她冷冷的一笑，很残酷的说：“是运动员的绝症，我永远不能再跑。”

“什——么？”他不能置信。

她一直是亚洲最好的短跑选手。

“你曾看见，不是吗？我连走得快一点也不行，”

她的声音尖锐急促：“我永远不能再跑。”

“那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

“是事实。”她咬着唇。脸色青白，一片死寂。

“但——但——”

“现在还没有人知道，但是医生已判了我死刑，”她吸一口气……“我腿上肌肉僵硬和萎缩，我若还不停止，只能加速变成残废。”

“不——汪漾——”他也惊呆了，怎么可能呢？
“前几个月你还出赛，还得过冠军——”

“甚至一个月前我还在练习。”她努力抑止了眼泪：“只是常常跌倒，于是——发现了病。”

“怎么可能一下子这样严重？”

“也许——心理上受的打击更大，”她说：“医生宣判了死刑，我就连走路也困难了。”

“医生也许错了，你可以另找医生看？”他急促的。

一个出色的运动员就这么退出不是太可惜？

“不会有错，医生曾替纪政看病，不会有错，”她重复着：“我现在是废人。”

“不——不会，汪漾，你是最好的田径选手，你不能这么说，”他看来比她更急，更担心：“我们可以试试，从头试试，真的，我帮你。”

“试什么？”她反问。

“练习，我们再开始练习，你肯让我帮你吧？你才这么年轻，我不相信那种病症。不可能的。”他急

切的。

“我清楚自己。”她冷冷的。

一副心已死的样子，了无生气。

“汪漾——”

“不必说我，说说你自己。”她吸一口气。

“我——”他想一想，阳光般的笑容又回来了……“我念师范的，因为找工作容易。喜欢运动，一直很留意各选手的动向，所以知道你。”

“你为什么不参加运动员行列呢？”

“没有时间，也没有那种环境，”他笑得开朗，和他的话完全相反：“叔叔环境不好，我必须半工半读的。”

“哦——”

“喜欢运动，也不一定要成为选手，”他笑。“选手的先天条件很重要。”

“先天条件——也未必能成功，”她苦笑。“我十二岁被选出来，二十岁就宣判死刑，有什么用呢？”

“你为什么喜欢用‘死刑’两个字？”他反问。

“难道不是？从十二岁开始，我生命中只有跑，跑，跑，我唯一的目的是夺标，但今天不能再跑，不能夺标了，我生命中还剩下什么，你告诉我！”她冷冷的。

“也许——失去了目标，但只是一时，对不对？”他考虑一下：“你才二十岁，一切可以从头再来。”

“不能，你不明白。我不能。”她是顽固的，或

者也可以说心死……“十二岁开始，我已献身短跑，这一辈子我只能做这一件事，但——”

她咬着唇，努力地不让泪水跑出来。

“没有人一生只做一件事，只有一个目标，你怎么能这么傻？”他问。

“不是傻，你不明白，是因为你不曾亲身经历。”她哀伤地说：“我现在——真的觉得只剩下躯壳。”

“一个运动员，你不应该这么死心眼儿。”他正色说。

“也不是死心眼儿，或者——执着，执着于十二岁时的选择和贡献。”她说。

“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他凝望她。

他不知道该怎样来劝解这固执的女孩子。

“没有。”她寂然。

“没有——然而你才二十岁。”他说。

“但我如今的情形，和六十岁，八十岁有什么分别？我一点用也没有。”她说：“我不知道那一天会变成残废，你知道吗？”

“即使——真是残废，也只是你的腿，不是全身。”他胀红了脸，提高了声音：“我不能忍受你的固执。”

她呆怔一下，这男孩子怎么如此激动，如此恼怒？事情与他有什么关系？

“我——也没有请你忍受。”她傲然扬起头：“即使我的生命已没有意义，我仍有权支配。”

“你——”

“再见。”她转身就走，她又固执又骄傲。

他没有作声，不是不想再见，他只是想——该怎么帮她？

几天没见到汪濛，江大伟十分担心。

他每天着公路跑步，第一次他就在公路上碰到她的，但——她不再出现。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方，她不再出现。

她回九龙了吗？或者——她留在屋子里伤心？不——一定不能让她这样，他要找她。

但是——怎么找？他根本不知道她住在那儿。附近最大的住宅区是锦绣花园，可是那儿房子几百间，怎么找？或者她住在单独的别墅里，他更没有可能找得到。

他真的担心，担心一个完全失去斗志，失去方向，失去目标的女孩。

学校已下课，江大伟站在校园里犹豫一阵，这种灰蒙蒙的天气，他心中也觉全无希望。他就这么去找汪濛实在是非常渺茫的。

但——去吧！不去又做什么呢？心里挂着，做什么事都没有心机，不如去吧！

他就这么离开学校，沿着公路走去。

他想——先去锦绣花园看看，说不定运气好可以碰到呢？要不然——他去旁的“泰园渔村”吃点东西，总之也不会白走一趟。

这么一决定，心里舒服多了。

他连走起路来也觉得轻松。

锦绣花园的房子真多，每一幢都是一样的，要找一个也许并不住在里面的人，盛如大海捞针。

照原定计划，他去“泰园渔村”吃点东西。

灰蒙蒙的天开始下起小雨，雨不大却好密，一下子他头上、身上都湿了。

他应该带把伞出来的。

他奔进“泰园渔村”去，至少要有个地方避雨才成。

他往食堂奔去，正预备进入，却看到渔塘边坐着一个女孩子，再看，那背影好像是汪漾。

汪漾！真是运气好，竟被他碰到了！

顾不得躲雨，他奔向渔塘。

果然是汪漾，像个化石般的坐在那儿，也是一头一身的雨，这女孩——怎能这样不爱惜自己？

他心中流过一抹惻然。

“汪漾！”他放尽了声音叫。

她恍若未闻，仍动也不动的坐在那儿。

再走近些，他再叫。

“汪漾，你不知道在下雨吗？”

她这才慢慢的转回头，茫然的看他一眼。

“是下雨。你不是也湿了？”她淡淡的。

“可是你——”

“我身体有毛病，不能淋雨，是不是？”她凄然

一笑：“就是为这样我才淋雨，也不可能再坏到那里！”

他想一想，坐到她旁边。

“反正我们都湿了，也不可能再坏。”他笑得爽朗。

“你不必陪我。”

“我出来正是为找你。”他诚恳的：“我走完锦绣花园，我看不出那一幢房子可能住着你。”

她微微牵扯唇角。

“怎么看得出？每幢房子都一模一样。”

“我也不知道你会在这儿，我想来避雨，顺便吃一点东西。”他解释着。

“我每天都在这儿。”

“难怪我在公路上遇不到你。”他问：“这儿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吗？”

“那些鱼跳跃的样子很美，很活，”她说：“自己不能再跳，再跑，看鱼儿跳也很好。”

“汪洋，这一件事实在不值得你这么灰心，”他说：“你一定可以找到另外很多也值得你去做的事。”

“我已不想再重头来过，”她摇摇头：“再努力也可能到头来一场空，我——犯不着。”

“这是气话。”他说：“而且——你肯让我帮你吗？”

“你？你能帮我什么？”她笑：“这几天我越来越觉得连走路都困难了。”